三味书屋

人生之雅事，非交谈而何

——读林文月《交谈》

潘玉毅

喜欢林文月的文字由来已久，也曾断断续续地读过她书写和翻译的一些作品，如《山水与古典》《饮膳札记》《京都一年》《谢灵运》《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她的文字干净、耐嚼，像人在饥饿时瞧见的白馒头，《交谈》亦是这种风格。

《交谈》的书名取自书中的一篇同题文章，讲述作者与朋友两个人久别重逢，“漫谈着别后种种，交换一些共同认识的及不认识的人的消息”。可能是因为太久不见，彼此变得有些生疏了，她们交谈的话题时断时续，场面并不热烈，用现在的网络词汇形容当是“尬聊”吧。不过，慢慢地，这一切得到了改变——“经过这一席壁炉前的交谈，先前的犹豫已消失，而从朋友说话的神情间感知，对方的慵懒也不复存在。这个变化，确实使我们更为接近了。”我个人以为，作者很好地为交谈的作用进行了“点睛”。

从《交谈》可以看出，林文月的文字一如既往，浅浅的，淡淡的，像讲一个个睡前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平淡，那么琐碎，可又那么意味深长。这不由得让人脑海里萌生出一句话来：没有一段故事没有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交谈》里的每一篇文章，作者的讲述方式都是平铺直叙的，没有过多的曲折，但到最后总是能生发联想，给人以启示。

既是交谈，必然逃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与谁交谈”。细读全书之后会发现：这对象可以是老朋友，可以是陌生人，也可以是自己，甚至可以是一本书、一些草木。交谈未必要用口，眼神可以交流，思绪可以交汇，心与心可以相印。两两相遇，语言是最笨拙的交流方式。而人总是自以为是的居多，殊不知对牛弹琴，不懂的未必是牛，也可能是人。当然，作者是文雅人，这一层意思并未明言。

《交谈》的前两篇分别是《幸会》和《再会》，“幸会”如是初见，那么“再会”则是重逢了。“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可以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作者与一位编剧朋友相约去看她改编的老戏，谁知去错了地方，久等朋友不来，误以为她不守时，就在一位陌生女孩的邀约下进了剧院。听到第三首曲子时，猛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误会了朋友。后来，作者又听女孩讲了她的故事，生出了一番感慨——“人生的欢愁，有许多意料不及之事，而阅世渐多后，复知人生有时又难免于一些意外，造成不可解释无由道歉之感。”至于久别重逢，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应该是美好的，然而现实的剧情往往不在人的意料之中。作者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日本，渴望与儿时的玩伴大山弘子一聚。几经周折，终于见上面了，她却发现今日的田边弘子已非当年的大山弘子，对方是世故的，生疏的。于是不由得惶恐起来。

《卧病》一文里，作者做着蚂蚁的梦，听见窗外有日本妈妈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身在异乡的感受愈发真实；从《脸》一文里，我们能自文字外捕捉到很多信息，比如天真烂漫的女孩和饱经沧桑的妇人，她们的面部表情所讲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脚》写的是作者由女儿的裸足联想到岁月，最终明白“在文学艺术的世界，有时仅依凭文字理论的修积是并不完足的”；《书情》《我的读书生活》《予岂好辩》《我的三种文笔》等文章则与读书写作有关，无论是随兴所至浏览也好，睡前零星地看些文字也罢，文字有时能催眠，有时又会让人失眠。当然，说到书，肯定离不开林文月翻译的《源氏物语》，可以说《交谈》里的很多篇章与作者翻译这本书有关……

有人说，林文月的文字好是好，就是太清浅了些，以至于很难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我借用《交谈》里的句式“迟到的人是不配看音乐会的”，模仿一句，“只注重华丽辞藻和矛盾冲突的人是不配看《交谈》的”。其实，《交谈》里的许多篇文章，语句之间皆有深意，譬如，“欢迎你来”“谢谢你陪我”这样的表述并不出彩，但是字里行间的那种舒适、柔软，隐隐的力量，却随处可感。

品 鉴

以书为媒 知人论世

——评韦力《琼瑶集》

虞时中

《琼瑶集》是藏书家韦力先生“师友赠书录”的第二集，其内容时段为2016年9月底至2017年5月底。作者以月为单位，把师友所赠之书、所得之物品评记录，并配以书影及相关图片。在书中，作者对书、物所评并不仅仅着眼于内容或主题，而是关注人与人、人与书物之间的奇妙缘分，读来别有一番新意。

作为资深藏书家，韦力收藏有许多古籍善本，因此他对书的版本、装帧和阅读方式自有讲究。在《书之旅》一节中，韦力特别强调书籍设计师徐俊霞老师不喜欢背胶书，她批评了韦力的《芷兰斋书跋》平装本，认为那样的书无法完全打开。而她设计的《书之旅》，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能展现180度的平面。在《书海扬舲录》中，作者又提到有次去澳门何东图书馆，参观善本时被要求必须戴上口罩和塑料手套。这个细节，难免让爱书的韦力印象深刻。

有着“书藏古今”美誉的宁波，是韦力绕不过的话题。在谈及天一阁博物馆编的《天一阁文丛（第14期）》和《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两本书时，作者强调，他担任着好几种刊物的编委，最看重的有两个，一是故宫博物院所办的《紫禁城》，二就是《天一阁文丛》，因为这两者与藏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写到《徐时栋年谱》这一节时，作者说，虽然与宁波作家龚烈沸没有见过面，但龚烈沸写的这部年谱却让他很喜欢。“这部书有几十万字的篇幅，以时间为经络，系统地梳理了徐时栋的生平，这样的年谱，读来一点儿不枯燥。再加上我对徐时栋的偏好，读时自有大快朵颐的痛快之感。”同为藏书者，韦力对徐时栋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藏书被大火烧光之后，他又换个地方重新建起一栋藏书楼。同时又从零开始，广泛地搜集书籍，使得他重建的藏书楼再次变得名副其实。要知道，他的这种凤凰涅槃般的行为进行了不止一次，其心理之强大，可谓天下无敌。”

与书友往来多了，就留下了一些浓浓的情谊，韦力自然把这些内容也记录在书里。在得到“苏派书房”创始人钟天先生的四部赠书后，韦力的内心泛起了波澜：“以我多年的习惯，一般不接受开书店朋友的赠书。这倒并不是计较小节，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开实体书店于今而言是极其的不容易，更何况书籍乃是书店的商品，若遇到熟人一一奉送，则书店更加难以开下去。虽然赠送朋友这么几本小书，并不会对书店的经营造成多大的负累，但毕竟经营实体书店的利润太低了……而根本原因在于爱书人的比例在整个社会中占得太低，真盼望着何时能够达到以色列人对书籍的痴迷程度，到那时我再接受书店老板的赠书，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纠结了。”“上海活动曾请书友代签了几本，知先生手疼，特寄此药”，而当韦力收到落款为“布衣芷兰斋书友”寄赠的活络油，并看到附上的字条时，心中一定充满了融融的暖意。

此外，作者还对当今一些读书现象做出委婉的批评。在《方寸芸香》中，韦力指出：“不知从何时开始，藏书票已经跟书脱离，成为一种独特的收藏门类。很多书票从制作出来就从未见贴到书上使用。而书票的原作因被视为版画艺术品，故其价格一路高涨。如果将价格高昂的藏书票贴在一般的书上，其价格远超书本，这种本末倒置使得藏书票更无人实际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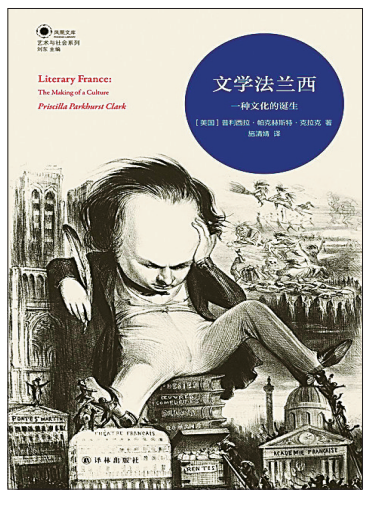
在介绍自己的另一部书《琼琚集》时，韦力谈到他曾在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4个多小时签售了1600多册书，“然回来后细想，这么下去，显然我的签名有了臭大街的节奏。”如此反思，颇值回味。

一种文化印象的形成

——《文学法兰西》读后有感

痕 墨

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印象，哪怕是抽象的、不够准确的，也非凭空而生。法兰西文化是西欧诸民族文化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譬如最能体现其表征的法语。笔者少时读都德的《最后一课》，总觉得作者在文中强调“法语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精确的语言”，多少带点爱国情怀下敝帚自珍的色彩。但后来发现，从语法角度衡量，法语的确是一种相当精致、优美、规整且高雅的语言。《文学法兰西》介绍的就是法国文学和文化的关联，讲述文学意义上的法兰西是怎样在其文化传统、政治环境、大众思潮、国家意识、道德标准等元素的综合影响下，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法兰西”的。甚至在当下，文学力量仍然在法国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能读懂这本不算太厚的集子，在考察法国各种独特现象时，便可额外开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视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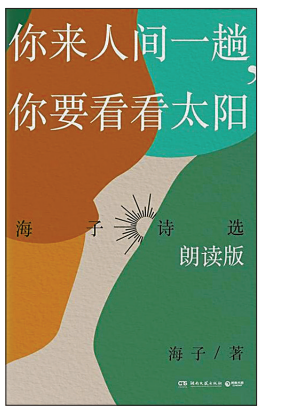
法兰西文化的形成，被作者追溯至17世纪。当时“太阳王”路易十四掌权，具体主持工作的是黎塞留，“法兰西学术院”就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的。学院始创有14位院士，后扩展到40位，去世一位补一位，形成一种特殊的荣誉。多少年来，无数知识分子将当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视为追求目标。鉴于这种身份在诞生之初就和政治存在千丝万缕联系，所以与英美等国的同行相比，法国知名文人、学者、作家的地位极高。法国文人有举办“沙龙”的传统，在那里，他们舌灿莲花，侃侃而谈，进行语言和思想的交锋。这种现象在德国就难以想象了。当然原因有很多，作者举了一个最有意思的原因：法语和德语的语法规则不同。法语的主谓宾结构遵循正常顺序，而德语，你要是不听完一整句话，根本不知道这话的动词是什么。所以在别人讲到一半时，你难以理解全意，就无法打断他，无法掺和进去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

其实一般民众在理解某个国家的文学状况时，往往首先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该国的作家们。法国也不例外，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伏尔泰，到后来的维克多·雨果，他们简直是作为国家的文化象征而存在的，他们个人仿佛就足以代表整个法兰西。他们头上的冠冕不仅仅是思想家或者作家，他们完全能参与到法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发挥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作者分析了文学界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文化领袖维克多·雨果”的。文化、文学和文人之间微妙的成全关系促成了这种转变，各种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协同助力：雨果才华横溢，少年成名，15岁就获得当时的文坛宗师夏多布里昂的夸赞。而立之年，他已经是法国的著名作家，接着慢慢步入仕途，成为议员，封为伯爵。直到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因猛烈攻击帝制，遭到放逐。及至法国重新回归共和政体，他才结束10多年的流放生涯，在全法国上下最为隆重的欢迎声中，重返巴黎。尽管经历各种社会动荡，可到底因为声名昭著，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势力敢动雨果。83岁的高龄也足以让他在生前就享受到了世界级大师的尊崇。相形之下，同样著作等身的巴尔扎克很是努力，可仍达不到雨果的高度。别的且不论，巴尔扎克去世那年才53岁，生命的长度就进行了某种限制。观察其他欧美国家，从未将一个文人提升到如此顶级的地位。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他们也仅在自己的领域中达到了“不朽”。

法兰西文化有它多元的一面，但更强调传承性和系统性，个人、体制、历史、政治都能对它进行各种刀砍斧斫般的塑形，这其中，文学对文化的影响作用最深刻也最久远。而当我读完《文学法兰西》，还发现法国的文化发展其实和中国有着几多相似之处，比如哲学和文学的紧密联系，文学受到经济环境的强力影响等。当然，书中某些观点未必人人赞同，但作者的“一家之言”，很能启发读者产生一种由彼及此的深入思考。

荐 书

《海子诗选（朗读版）》



作者	海子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9年3月

关于海子的诗歌集有诸多版本，理论界对海子诗歌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每个人对海子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如他的诗歌对每个人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在当下，我们如何找到与海子诗歌的共鸣点，朗读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海子诗选（朗读版）》分六个篇章，分别是“谁在美丽的早晨，谁在这一首诗中”“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秋夜美丽，使我旧情难忘”“美丽在草原上，枕着鹿头”“你迎面而来，冰消雪融”“单翅鸟，为什么要飞呢”，收录了包括《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100首最经典的抒情短诗。当然，除了让读者用眼睛领悟诗歌之外，编辑还在每首诗的右下角准备了“领读版声音”，指引读者用声音去阐释对诗歌的理解，表达对海子的怀念。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的热播，读诗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的文艺方式。确实，当读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渗入自己的情感体验朗读诗歌的时候，这些诗歌仿佛活了。“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于海子，我们有着太多的遗憾和悲伤，但当我们饱含深情地朗读起他的诗，就能深深地理解海子当时的心情以及想法，这或许是接近海子的另一种方式。

著名教授郦波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读诗》一文中提出：“诗词只给人以修养，给心灵以港湾，给灵魂以芬芳。所以诗词是且只是一种抚慰心灵的力量、塑造精神的力量、滋养灵魂的力量。”在海子的诗歌中，找到他对生活的憧憬，对他人的友善，体会到诗歌的乐趣，这或许是《海子诗选（朗读版）》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推荐书友：金永淼）

《黄金降落伞》

作者	（美）丽芙·康斯坦丁
译者	张祎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8年4月

“黄金降落伞”这一专业术语最早产生于美国，是指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在失去他们原来的工作后，公司会从经济上给予丰厚保障。当这一赤裸裸的经济术语被用于婚姻关系时，会发生怎样的效果？丽芙·康斯坦丁新作《黄金降落伞》告诉读者，如何在危机来临时实现婚姻的安全着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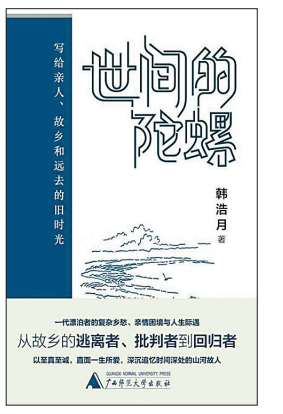
本书讲述的是贫穷女孩安珀设计插足富商杰克逊和女主角达芙妮的婚姻，却最终自食恶果的故事。小说分为两部分，上半部以安珀的口吻，叙述她为了脱离贫困处心积虑挤走原配成功上位；下半部以达芙妮的回忆，揭开华丽背后的屈辱真相。获得新生后，她感谢安珀成为她的“黄金降落伞”，让她在危险的婚姻中安全着陆，给她的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开始我以为是很俗套的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没想到作者以出人意料的反转剧情、黑白难辨的人物设定、朴实细腻的文笔，将人性和婚姻中的邪恶、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能有些读者会认为达芙妮利用安珀不够地道，也毁了她善良的“人设”。但达芙妮想逃离婚姻的念头由来已久，也一直在努力逃脱杰克逊的“魔爪”，只不过一时未果，且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而且达芙妮一开始也确实把安珀当亲妹妹看待，当意识到了对方的不良企图后，才来了个“顺水推舟”。作者在展现达芙妮这一情感变化时，拿捏得十分准确。

（推荐书友：何小美）

《世间的陀螺》



作者	韩浩月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2月

陀螺是韩浩月小时候爱玩的玩具，40年后，却成为他怀念故乡的一个媒介。他说，“陀螺是很容易失去家乡的。”这种“失去”只是地理范畴上的离开，而心却一直根植在故土。韩浩月如陀螺一样，铆足了劲在世间拼搏打转。冷静的思考过后，他对过往有了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

《世间的陀螺》能够直面过往的尖锐与疼痛，于坦诚中迸发出直达人心的力量。韩浩月写自己的四叔，也将他形容成陀螺，因为四叔终身忙碌，直到50多岁去世前还在辛苦打拼。四叔是善良的，他说：“如果我们整个大家族里每一个人都能活得好好的，我哪怕死去也没关系。”但干苦活的四叔没有改变家族的命运，他的个体经历折射出转型期的农村发展之痛。

对故乡和亲人，韩浩月曾有过矛盾的心情。他说：“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家，这个让我牵挂又让我烦心，让我想回来看看但真回来了又不想多待一天的家。”他又说：“亲人毕竟是亲人，打断了骨头也会连着筋。”所以靠写作翻身的他，总是尽力满足着亲友的要求。当他给书中的两个章节定名为《一生所爱，山河故人》《我已与故乡握手言和》时，说明他与荒凉的故乡在心灵上达成了和解。

早逝的父亲，没有给韩浩月留下太多印象，但他记住了父亲去世前想说却说不出口、只是把一瓣橘子放在他嘴里的场景。父亲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人生，“我努力地打磨掉性格里的急躁，去除内心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变得自信一点。在生活的荒诞与苦难面前，一直没有退缩，只因为确信，父亲会希望我这样。”

（推荐书友：李晋）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